

向险而行 点亮微光

旧影重现

一件碎布马甲

2008年5月12日,汶川大地震的噩耗撕裂巴蜀大地,虹口灾区瞬间沦为废墟。作为一名基层民兵干部,我与部队第一时间挺进震中边缘的虹口乡,在断壁残垣间开启40余天的抗震征程。从徒手刨挖生命通道到翻越天险送粮救援,从战地受命宣传使命到见证军民守望相助,这段浸透汗水与热血的经历,成为我生命中最深刻的刻度。



5月12日午后,区武装部警报骤响:虹口乡灾情危急,全区民兵进入一级战备!我抓起应急包就往集结地狂奔——通信中断,只能靠摩托车和双腿传递指令;道路坍塌,便徒步蹚过碎石路。第一批125名民兵在贾瑞、张杰带领下赶到小鱼洞镇。

“人命关天,先架桥!再救人!”贾瑞的吼声砸在每个人心上。民兵们兵分两路:一路砍树、绑木排,在齐腰深的白水河里搭起“生命浮桥”;另一路跳进刺骨的河水,肩扛手抬将伤员从对岸转移至公路。军屯镇民兵史宣义背着一位老人过河时,脚下一滑,被洪水卷走40多米。他挣扎着爬上岸,膝盖被礁石划得血肉模糊,却只是撕了衣角简单包扎,又冲回河道——“还有人在水里!”

直到次日清晨,他一个人就转运了80多名伤员,嘴唇冻得乌紫,手掌磨出的血泡连成了片。

当晚22时,区武装部紧急命令:100名民兵火速驰援清城中学!30顶救灾帐篷、数十箱药品器材被搬上卡车,伤员被源源不断送进临时救护点。凌晨2时,刚搭好帐篷的民兵们又接到新指令:向彭州方向开进!车灯刺破雨幕,他们带着一身疲惫,再次扑向更深的震区。

5月13日凌晨4时,第二批160名民兵在何健、杜光荣率领下,杀向磁峰镇灾区。5个村庄如孤岛般散落在破损的山坳里,民兵们打着手电,踩着瓦砾逐户排查:敲开一扇门,发现一家老小挤在坍塌的灶台

下;翻过一道墙,有位孕妇正抱着肚子哭喊……

13日下午4时,指挥部通报:回龙沟景区垮塌的山体下,埋着18名游客!“酷热天气+夜间降雨=灾难加速!”临危受命,我背起相机就往一线扎。每天穿梭在废墟与临时安置点间,我用镜头捕捉感动:带血的裤腿、磨烂的手掌、乡亲们捧着热饭的泪眼。

新都民兵连续奋战40余天,转战彭州、都江堰、汶川等7个重灾乡镇,出动7000余人次、车辆583台次,搜救生还者24人,转移受灾群众5400余名,搬运救灾物资450余吨,搭建临时住房1260平方米……我们用血肉之躯,在震区写下“人民至上”的誓言。

[四川·成都] 黄文建

我读小学二年级时,冬天异常寒冷,坐在教室里,如同坐在冰窖里。母亲看到我穿着单薄的衣服,既心疼,又想不出很好的办法。于是,母亲拿出装边角料的簍子,将不同颜色的边角料铺在桌上,连成一个整片,然后拿起剪刀,像变戏法一般“咔嚓咔嚓”地将拼凑成的布料裁成马甲的形状。随后几个夜晚,母亲在昏暗的油灯下,一针一线为我缝制了一件碎布马甲。

儿子9岁那年,我带着儿子回老家过春节。出发时,气候暖和,也就没带多余的衣服。到老家的第二天,气温便骤然下降,母亲怕孩子着凉,将孩子拉回屋子,拿出我小时候穿的那件碎布马甲,一边帮他穿上,一边说道:“这马甲是你老爸小时候,我亲手给他做的,穿上特别暖和”。

孩子满脸惊愕地望着碎布马甲,说道:“奶奶,这马甲也太土了吧,满身是补丁,怎么会暖和?”母亲笑着解释道:“乖孙孙,衣服只要舒适暖和就行。正如做人一样,堂堂正正、问心无愧就好。”

我懂母亲的心意,她借着这件旧马甲,教孙儿做人的本分。见孩子若有所思,母亲露出了欣慰又慈爱的笑容。

[贵州·安顺] 唐安永

征集启事

本版长期征集家中老物件(如家具、家电、书信等)与老照片,邀您用影像定格记忆,用文字温暖回忆。老物件可拍高清多角度照,附600字以上的故事(讲由来、温情瞬间等);老照片需清晰电子版,配故事(忆何时何地何人、故事与感悟)。作品原创真实,确保版权。

请将老物件(图片+文字)、老照片(图片+故事)发至邮箱:lnliuxuejiao@163.com,邮件主题注明“征集类型+姓名”。让我们串起时光珍珠,珍藏岁月深情档案。

黄金团

樊希安 著
连载之344

王兴昌和牛幸娃在开掘北风井时结下情谊,两人同在北风井工作组,同吃同住同劳动,牛幸娃对金昌浩发现的这个好苗子格外看重,着意培养他,推荐他担任竖井掘进连连长,他受到很好锻炼,用实际行动不负组织上期望。在金昌浩接替牛幸娃任参谋长之后,力荐王兴昌担任总工程师,因为资历浅,这在总队乃至整个黄金部队,都是一个突破。好在党委意见一致,又有重用“革命化、年轻化、知识化、专业化”干部的大背景,部队建设也确实需要,使王兴昌不到30岁就脱颖而出,担任这支部队成立以来最为年轻的总工程师。这自是

组织上培养的结果,但金昌浩的发现、力荐和牛幸娃的扶持及帮助,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王兴昌对牛幸娃深怀感激之情,对他的牺牲格外痛惜,对其家属孩子关照关心是自然的。

王兴昌是个科技人员,不怎么会说话,来了就大包小裹带些东西,让杨玉琼很过意不去。不让他带,下次又是大包小裹,衣食住用都有,想得周到齐全。话不多,就坐在那里闷着,他不说话,杨玉琼也不知道说什么好。王兴昌说话最多的一次,是劝杨玉琼改行,放弃护理这一行,调到技术股搞技术工作。

杨玉琼说:“我从没和技术沾过边,什么也不会呀?”

王兴昌说:“谁不是从不会到会呀!你先从学绘图开始,当绘图员,不会我教你,然后深入到技术

业务领域。这样工作稳定又能学到一门技艺,即使就当一名绘图员,也可以谋生哩!”牛幸娃生前交的这个朋友,倒是替她考虑得长远。杨玉琼自是没有同意,但这份浓重的情谊收下了。她说:“谢谢王总。我不是这块材料,我妹妹是学矿山技术的,她在三山岛金矿工作,等她从北京学习培训回来,我让她拜你为师。”

杨玉琼对阎芳州来看她次数较少,能够理解。因为两人的关系过去有传闻,加上有的人添油加醋,把原本两人的清白之交传得不明不白沸沸扬扬。现在牛幸娃牺牲了,只剩下杨玉琼孤儿寡母,人们在看阎芳州如何表现。在这种情况下,阎芳州不得不约束自己。更为重要的原因,是阎芳州正在和范兰枝谈恋爱,对自己的行为有所忌憚也是不难理解的。

阎芳州和范兰枝谈恋爱,还是杨玉琼撮合成的。

范兰枝从中南矿冶学院研究生毕业后,又回到三山岛浙江小分队,原先追求她那个小宋,早已和队里别的女孩子成亲。两年时间变化很大,队里一些男女或在队里找,或在三山岛村找,基本全都结婚成家了。就像原先的一树果子,现在枝头剩下没几个了,女孩子独有范兰枝“硕果仅存”,其余都各有所归了。摆脱了小宋和以前一些男人的追缠,范兰枝自然一身轻松,但因为自己学历提高了,来追求她的人反而少了。自己虽不那么年轻,却依然漂亮,头上还带着研究生的光环,一些男人却望而生畏了。好在她心仪的两个男人——阎芳州和申力明都尚未成家,也未听说处有对象,心里便聚焦在这两个男人身上。 待续